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八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十二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八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四十三

陳堯佐

兄堯叟弟堯咨從子漸

宋庠

弟祁

陳堯佐字希元其先河朔人高祖翔為蜀新井令因家焉遂為閬州閬中人父省華字善則事孟昶為西水尉蜀平授隴城主簿累遷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為隣邑強

族所據省華盡去壅遏水利均及民皆賴之徙樓煩令
端拱三年太宗親試進士伯子堯叟登甲科占謝辭氣
明辨太宗顧左右曰此誰子王沔以省華對即召省華
為太子中允俄判三司都憑由司改鹽鐵判官遷殿中
丞河決鄆州命省華領州事俄為京東轉運使起拜祠
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時遇水災省華復流民數千
戶殍者悉瘞之詔書褒美歷戶部吏部二員外郎改知
潭州省華智辨有吏幹入掌左藏庫判吏部南曹擢鴻

臚少卿景德初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轉光祿卿舊制
卿監坐朶殿太宗以省華權泣京府別設其位升於兩
省五品之南省華以府事繁劇請禁賓友相過從之未
幾因疾求解任拜左諫議大夫再表乞骸骨不許手詔
存問親閱方藥賜之三年卒年六十八特贈太子少師
堯佐進士及第歷魏縣中牟尉為海喻一篇人竒其志
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朝邑縣會其兄堯叟使陝西發
中人方保吉罪保吉怨之誣堯佐以事降本縣主簿徙

下邳遷祕書郎知真源縣開封府司錄叅軍事遷府推
官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以
風示潮人民張氏子與其母濯于江鰐魚尾而食之母
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挈小舟操網往捕鰐至
暴非可網得至是鰐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
驚異召還直史館知壽州歲大饑出奉米為糜粥食餓
者吏人悉獻米至振數萬人徙廬州以父疾請歸提點
開封府界事後為兩浙轉運副使錢塘江篝石為隄隄

再歲輒壞堯佐請下薪實土乃堅久丁謂不以為是徙
京西轉運使後卒如堯佐議徙河東路以地寒民貧仰
石炭以生奏除其稅又減澤州大廣冶鐵課數十萬徙
河北母老祈就養召糾察在京刑獄為御試編排官坐
置等誤降官監鄂州茶場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
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為陳公堤初營永定陵復
徙京西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度支同修真宗
實錄不試中書特擢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

司進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堯佐為築隄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召同修三朝史代弟堯咨同知開封府累遷右諫議大夫為翰林學士遂拜樞密副使祥符知縣陳詒治嚴急吏欲罪詒乃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詒連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辦事下樞密院堯佐獨曰罪詒則姦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詒由是得免以給事中叅知政事遷尚書吏部侍郎太后崩執政多罷以戶部侍郎知永興

軍過鄭為郡人王文吉以變事告下御史中丞范諷劾治而事乃辨改知廬州徙同州復徙永興軍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圖京兆城中前守姜遵盡毀古碑碣充磚甃用堯佐奏曰唐賢人墓石今十亡七八矣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千載迺一旦與瓦礫等誠可惜也其未毀者願敕州縣完護之徙鄭州會作章惠太后園陵州供張甚嚴賜書褒諭既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災異數見罷為淮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司空兼侍中謚文
惠堯佐少好學父授諸子經其兄未卒業堯佐竊聽已
成誦初肄業錦屏山後從种放於終南山及貴讀書不
輟善古隸八分為方文字筆力端勁老猶不衰尤工詩
性儉約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噐服壞隨輒補之曰無
使不全見棄也號知餘子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為
天官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可歸息於
父母棲神之域矣陳搏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

惟中子貴且壽後如搏言有集三十卷又有潮陽編野
廬編愚丘集遣興集

堯叟字唐夫解褐光祿寺丞直史館與省華同日賜緋
遷祕書丞久之充三司河南東道判官時宋亳陳穎民
饑命堯叟及趙况等分振之再遷工部員外郎廣南西
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
刻石柱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樹鑿井每三二十里
置亭舍具飲器人免暍死會加恩黎桓為交州國信使

初將命者必獲贈遺數千緡桓責賦歛於民往往斷其
手及足趾堯叟知之遂奏召桓子授以朝命而却其私
覲又桓界先有亡命來奔者多匿不遣因是海賊頻年
入寇堯叟悉捕亡命歸桓桓感恩併捕海賊為謝先是
歲調雷化高藤容白諸州兵使輦軍糧汎海給瓊州其
兵不習水利率多沉溺咸苦之海北岸有遮角場正與
瓊對伺風便一日可達與雷化高太平四州地水路接
近堯叟因規度移四州民租米輸于場第令瓊州遣蚤

兵具舟自取人以為便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堯
叟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
昔云八蠶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今
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桑苧爾麻苧所種與
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榦俟枝葉裁茂則刈穫之
周歲之間三收其苧復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離田疇
即可紡績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錢蓋織者衆市者少
故地有遺利民艱資金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為先

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匹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及萬較今所得何止十倍今樹藝之民相率競勸杼柚之功日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歷為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代還加刑部員外郎充度支判官未幾會撫水蠻酋蒙令國殺使臣擾動命堯叟為廣南東西兩路安

撫使賜金紫遣之事平遷兵部拜主客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兼銀臺通進封駁司制置羣牧使河決澶州王陵口詔往護塞之遂與馮拯同為河北河東安撫副使時中外上封奏者甚衆命與拯詳定利害及與三司議減冗事俄與拯並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有言三司官吏積習依違文牒有經五七歲不決者吏民抑塞水旱災沴多由此致請委逐部判官檢覆判決如復稽滯許本路轉運使聞奏命官推鞠以警弛慢乃詔

堯叟與拯舉常參官幹敏者同三司使議減煩冗參決
滯務堯叟請以祕書丞直史館孫冕同領其事凡省去
煩冗文帳二十一萬五千餘道又減河北冗官七十五
員五年郊祀進給事中會王繼英為樞密使以堯叟簽
署院事奉秩恩例悉同副使遷工部侍郎真宗幸澶淵
命乘傳先赴北砦按視戎事許以便宜景德中遷刑部
兵部二侍郎與王欽若並知樞密院事真宗朝陵權東
京留守每裁剗刑禁雖大辟亦止面取狀亟決遣之以

故獄無繫囚真宗曰堯叟素有裁斷然重事宜付有司
按鞫而詳察之因密加詔諭俄兼羣牧制置使始置使
即以堯叟為之及掌樞密即罷其任至是以國馬戎事
之本宜得大臣總領故又委堯叟焉自是多立條約又
著監牧議述馬政之重預修國史大中祥符初東封加
尚書左丞詔撰朝覲壇碑進工部尚書獻封禪聖製頌
帝作歌答之祀汾陰為經度制置使判河中府禮成進
戶部尚書時詔王欽若為朝覲壇頌表讓堯叟不許別

命堯叟撰親謁太寧廟頌加特進賜功臣又以堯叟善
草隸詔寫途中御製歌詩刻石五年與欽若並以本官
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加檢校太尉從幸太清
宮加開府儀同三司未幾與欽若罷守本官仍領羣牧
明年復與欽若以本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堯叟素有足疾屢請告九年夏帝臨問勞賜加等疾甚
表求避位遣閤門使楊崇勳至第撫慰以詢其意堯叟
詞旨頗確優拜右僕射知河陽肩輿入辭至便坐許三

子扶掖升殿賜詩為餞又賜仲子希古緋服天禧初病
亟召其子執筆口占奏章求還輦下詔許之肩輿至京
師卒年五十七廢朝二日贈侍中謚曰文忠錄其孫知
言知章為將作監主簿長子師古賜進士出身後為都
官員外郎希古至太子中舍坐事除籍堯叟偉姿貌強
力奏對明辨多任知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
所著請盟錄三集二十卷母馮氏性嚴堯叟事親孝謹
怡聲侍側不敢以貴自處家本富祿賜且厚馮氏不許

諸子事華侈景德中堯叟掌樞機弟堯佐直史館堯咨
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
科者又數人榮盛無比賓客至堯叟兄弟侍立省華側
客不自安多引去舊制登樞近者母妻即封郡夫人堯
叟以父在朝母止從父封遂以妻封表讓于母朝廷援
制不許父既卒帝欲褒封其母以問王旦旦曰雖私門
禮制未闕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上黨郡太夫人進
封滕國年八十餘無恙後堯叟數年卒

堯咨字嘉謨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濟州召為
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度支勾院始合三部勾
院兼總之擢右正言知制誥崇政殿試進士堯咨為考
官三司使劉師道屬弟幾道以試卷為識驗坐貶單州
團練副使復著作郎知光州尋復右正言知制誥知荆
南改起居舍人同判吏部流內銓舊格選人用舉者數
遷官而寒士無以進堯咨進其可擢者帝特遷之改右
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工部郎

中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然豪侈不循法度敞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用刑慘急數有杖死者嘗以氣凌轉運使樂黃目黃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既而有發堯咨守長安不法者帝不欲窮治止削職徙鄧州才數月復知制誥堯咨性剛戾數被挫忽忽不自樂堯叟進見帝問之對曰堯咨豈知上恩所以保佑者自謂遭讒以至此爾帝賜詔條其事切責乃惶

恐稱謝還判登聞檢院復龍圖閣直學士坐失舉降兵部員外郎喪母起復工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會靈觀副使邊臣飛奏哨廝囉立文法召蕃部欲侵邊以為陝西緣邊安撫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知秦州徙同州以尚書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入為翰林學士以先朝初勝甲科特詔班舊學士蔡齊之上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位丞郎上堯咨內不平上章固辭皇太后特以隻日召見敦諭之不得已拜命自契丹修好城壁器械久不

治堯咨葺完之然須索煩擾多暴怒列軍士持大梃侍前吏民語不中意立至困仆以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鄆州建請浚新河自魚山至下杷以導積水拜武信軍節度使知河陽徙澶州又徙天雄軍所居棟推大星實于庭散為白氣已而卒贈太尉謚曰康肅堯咨於兄弟中最為少文然以氣節自任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為的一發貫其中兄弟同時貴顯時推為盛族子述古太子賓客致仕博古篤學能文為館閣校勘早卒

從子漸字鴻漸少以文學知名於蜀淳化中與其父堯封皆以進士試廷中太宗擢漸第輒辭不就願擢其父許之至咸平初漸始仕為天水縣尉時學者罕通揚雄太玄經漸獨好之著書十五篇號演玄奏之召試學士院授儀州軍事推官舉賢良方正科不中復調隴西防禦推官坐法免歸不復有仕進意蜀中學者多從之遊堯咨不學漸心薄之堯咨後貴顯與漸益不同因言漸罪戾之人聚徒太盛不宜久留遠方即召漸至京師授

潁州長史丁謂等知其無他得改鳳州團練推官遷耀州節度推官卒有文集十五卷自號金龜子

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丘父杞嘗為九江掾與其妻鍾禱于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真君像即夢中見者庠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擢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試遷太子中允直史館歷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再遷左正言郭皇后廢庠與御史伏

閤爭論坐罰金久之知制誥時親策賢良茂才等科而命與武舉人雜視庠言非所以待天下士宜如本朝故事命有司設次具飲膳斥武舉人令別試詔從之兼史館修撰知審刑院密州豪王澥私釀酒隣人往捕之澥給奴曰盜也盡使殺其父子四人州論奴以法澥獨不死宰相陳堯佐右澥庠力爭卒抵澥死改權判吏部流內銓遷尚書刑部員外郎仁宗欲以為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乃詔

為翰林學士帝遇庠厚行且大用矣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已以奇中之言曰宋受命之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為不祥帝弗為意他日以諭之因改名庠寶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庠為相儒雅練習故事自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嘗從容論及唐入閣儀庠退而上奏曰入閣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

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
朔望大冊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
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殿或
乘輿止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
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
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
今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須先立仗文德庭如天子
止御紫宸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

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閣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庠與宰相呂夷簡論數不同凡庠與善者夷簡皆指為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悉出之乃以庠知揚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徙鄆州進給事中參知政事范仲淹去位帝問宰相章得象誰可代仲淹者得象薦宋祁帝雅意在庠復召為參知政事

慶歷七年春旱用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罷宰相賈昌朝輔臣皆削一官以庠為右諫議大夫帝嘗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時陳執中為相不學少文故夏竦為帝畫此謀意欲困執中也論者以庠為知體明年除尚書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享明堂遷工部尚書嘗請復羣臣

家廟曰慶歷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甚可嗟也請下有司論定施行而議者不一卒不果復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遊而彥方偽造敕牒為人補官論死諫官包拯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庠在政府無所建明庠亦請去乃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後徙許州又徙河陽再遷兵部尚書入覲詔綴中書門下班出入視其

儀物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數言

國家當慎固根本畿輔宿兵常盈四十萬羨則出補更
戍祖宗初謀也不苟輕改旣而與副使程戡不協戡罷
而御史言庠昏惰乃以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
州徙相州以疾召還英宗即位移鎮武軍改封鄭國公
庠在相州即上章請老至是請猶未已帝以大臣故未
恣遽從乃出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及再登
用遂沉浮自安晚愛信幼子多與小人遊不謹御史呂

晦請敕庠不得以二子隨帝曰庠老矣柰何不使其子從之至亮請老益堅以司空致仕卒贈太尉兼侍中謚元獻帝為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自應舉時與祁俱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訛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為十二卷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別集四十卷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沈邈嘗為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及庠在洛邈子

監翹院因出借縣人負物杖之道死實以他疾而邈子為府屬所惡欲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是安足罪也人以此益稱其長者弟祁

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釋褐復州軍事推官孫奭薦之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召試授直史館再遷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其聲不和詔

祁同按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鑄鐘磬祁皆典之事見樂志預修廣業記成遷尚書工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方陝西用兵調費日蹙上疏曰兵以食為本食以貨為資聖人一天下之具也今左藏無積年之鏹太倉無三年之粟尚方冶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彫困良由取之既殫用之無度也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褊而欲興師遠事誠無謀矣能去二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可曠然高枕

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為國請斷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舊其他悉還罷為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人一冗去矣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尪弱而悉刺之纔圖供役本不知兵又且月支廩糧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多去而為盜賊雖廣募之無益也其已在籍者請勿論其他悉驅之南畝又得力耕者數十萬二冗去矣國家

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為額常以十二加之即遷代
罪謫隨取之而有今一官未闕羣起而逐之州縣不廣
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請
詔三班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立限員以為定法其
門廕流外貢舉等科實置選限稍務擇人俟有闕官計
員補吏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有虛日
且百司供億至不可貨計彼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
福為名臣愚以為此主者為欺盜之計爾陛下事天地

宗廟社稷百神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奉之歲時薦之
足以竦明德介多福矣何必希屑屑之報哉則一費節
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添置官府衣糧率三倍
他處居大屋高廡不徭不役坐蠹齊民其尤者也而又
自募民財營建祠廟雖曰不費官帑然國與民一也捨
國取民其傷一焉請罷去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
度不隸藩要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
設勞衆而饗賓也今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坐靡邦用莫

此為甚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起居無踰舊規後宮錦綉珠玉不得妄費則天下響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風行電照飲馬西河蠹爾戎首在吾掌中矣徙判鹽鐵勾院同脩禮書次當知制誥而庠方參知政事乃以為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改判太常寺庠罷祁亦出知壽州徙

陳州還知制誥權同判流內銓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留為翰林學士提舉諸司庫務數釐正弊事增置勾當公事官其屬言利害者皆使先稟度可否而後議於三司遂著為令徙知審官院兼侍讀學士庠復知政事罷祁翰林學士改龍圖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累遷右諫議大夫充羣牧使庠為樞密使祁復為翰林學士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

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
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其意主於彊君威別邪正
急先務皆切中時病會進溫成皇后為貴妃故事命妃
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後進又
凡制詞既授閣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
省銜官告院用印乃進內祔適當制不俟旨寫誥不送
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進后方愛幸覬行冊
禮得告大怒擲於地祔坐是出知許州甫數月復召為

侍讀學士史館修撰祀明堂遷給事中兼龍圖閣學士
坐其子從張彥方游出知亳州兼集賢殿修撰歲餘徙
知成德軍遷尚書禮部侍郎請弛河東陝西馬禁又請
復唐馱幕之制居數月徙定州又上言天下根本在河
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為國門戶也且契丹
搖尾五十年狼態獒心不能無動今垂涎定鎮二軍不
戰則博深趙邢洺直擣其虛血吻婪進無所顧藉臣竊
慮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善擇將帥

欲人樂鬪莫如賞重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疆夫耻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鬪猶負無穀與財雖金城湯池其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積糧迺以陝西河東為先河北為後非策也西賊兵銳士寡不能深入河東天險彼憚為寇若河北不然自薊直視勢同建瓴賊鼓而前如行堯社故謀契丹者當先河北謀河北者捨鎮定無議矣臣願先

入穀鎮定鎮定既充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雲奔飈馳抄後掠前馬之長也彊弩巨槌長槍利刀什伍相聯大呼薄戰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毆而去之及境則止此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鬪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為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故定堪其曾則鎮

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判而為二其顯顯有害者屯砦山
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
營壘則彼此不相謀尚肯任此責邪請合鎮定為一路
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為治所有事則遷治定
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策之上也陛下當居安思危
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河東馬彊士習善
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
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其惰若歸者萬出萬

全此一奇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臣所論件
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便俗言之輒別上
擇將畜財一封乞下樞密院三司裁制之又上禦戎論
七篇加端明殿學士特遷吏部侍郎知益州尋除三司
使右司諫吳及嘗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
數千緡在蜀奢侈過度既而御史中丞包拯亦言祁益
部多游燕且其兄方執政不可任三司乃加龍圖閣學
士知鄭州唐書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以羸疾請便醫

樂入判尚書都省踰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詔遇入直許
一子主湯藥復為羣牧使尋卒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
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未安為社稷深計莫若擇
宗室賢材進爵親王為七鬯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
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
患之大計也又自為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三日歛三
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
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毋以金銅

雜物置冢中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
為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諡勿受贈典冢上植五株栢
墳高三尺石翁仲他獸不得用若等不可違命若等兄
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諉莒公莒公在若等不
孤矣後贈尚書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
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云
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橐自隨為列
傳百五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

百卷祁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其子遵治戒不請諡
久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諡諡曰景文

論曰咸平天聖間父子兄弟以功名著聞於時者於陳
堯佐宋庠見之省華聲聞由諸子而益著堯佐相業雖
不多見世以寬厚長者稱之堯叟出典方州入為侍從
課布帛修馬政減冗官有足稱者庠明練故實文藻雖
不逮祁孤風雅操過祁遠矣君子以為陳之家法宋之
友愛有宋以來不多見也嗚呼賢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十三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四

陳執中

劉沆

馮拯

子行已
伸已

賈昌朝

弟昌衡從子炎
伯祖父琰

梁適

孫子美

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祕書省正字累遷衛尉寺丞知梧州上復古要道三篇真宗異而召之帝屬疾春

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進演要三篇以蚤定天下根本為說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曰又有善於此者出之迺演要也因召對便殿勞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太子明年坐考御史進士卷差謬貶衛尉寺丞監岳州酒務稍復殿中丞通判撫州復右正言曹利用婿盧士倫除福建運使憚遠不行利用為請乃改京東執中嘗劾奏之利用挾私忿出執中知漢陽軍及利用得罪乃召為羣牧判官權三司

鹽鐵判官知諫院提舉諸司庫務以尚書工部員外郎
兼御史知雜同判流內銓遷三司戶部副使明道中安
撫京東進天章閣待制使還知應天府徙江寧府揚州
再遷工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拜右諫議
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元昊寇延州手詔咨訪輔臣攻守
方畧執中既上對退復奏疏曰元昊乘中國久不用兵
竊發西陲以游兵困勁卒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
延安幾至不保此蓋范雍納詭說失於戒嚴劉平輕躁

喪其所部上下紛攘遠近震駭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並邊籬落皆大壞塞門金明相距二百里宜列修三城城屯兵千人益募弓箭手寇大至則退保小至則出關選閤門祗候以上為塞主都監以諸司使為盧關一路都巡檢以兵二千屬之使為三砦之援熟羌居漢地久者委邊臣拊存之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拊黠羌如涇原康奴滅臧大蟲族久居內地常有叛心不肆剪除恐終為患今軍須之出民已愁嘆復欲徧修城池如河北

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猶恐不能民力其堪此乎陝西地險非如河北惟涇州鎮戎軍勢稍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非策之上也宜修並邊城池其次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為營葺則科率減民力蘇矣今賊勢方張宜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增土兵以備守禦省騎卒以減轉餉然後徐議盪平改張節度更須主張將臣橫議不入則忠臣盡節而捐軀矣既而議刺土兵久不決罷知青州又以資政殿學

士知河南府改尚書工部侍郎陝西同經畧安撫招討使與夏竦同知永興軍議邊事多異同詔令互出巡邊乃屯涇州令諸部曰寇藉吾水草鈔邊圖利不除且復至命悉焚之表解兵柄以為兵尚神密千里稟命非所以制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朝議善之就知陝州復徙青州於是請城傅海諸州朝廷重興役有詔不許執中不奉詔卒城之明年沂卒王倫叛趣淮南執中遣巡檢傅永吉追至采石磯捕殺之召拜參知政事諫官孫甫

蔡襄極論不可帝遣使馳賜敕告踰年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西夏納款與宰相賈

昌朝請解樞密七年春旱昌朝罷執中降給事中已而

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踰月復官皇祐初以足疾

辭位自陳不願為使相大學士學士孫抃當制遂以尚

書左丞知陳州宰相文彥博宋庠以為禮薄帖麻改兵

部尚書遷吏部觀文殿大學士久之拜集慶軍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決商胡走大名程琳欲為堤不

果成而去執中乘年豐調丁夫增築二十里以障橫潰
以吏部尚書復拜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每朝退閉
中書東便門以防漏泄三司勾當公事及監場務官權
勢所引者皆奏罷之內外為之肅然會張貴妃薨治喪
皇儀殿追冊為后王洙石全彬務以非禮導帝意執中
隨輒奉行至以洙為負外翰林學士全彬領觀察使給
留後奉久之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列八事
奏劾執中歐陽修亦言之至和三年春旱諫官范鎮言

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
快中外之望既而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郭申錫母湜
范師道趙抃請合班論奏詔令輪日入對卒罷執中為
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踰年辭節改尚書左
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英國公徙河南府又徙曹州皆
不赴過都以疾賜告就第拜司徒岐國公致仕卒贈太
師兼侍中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
不及門惟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數至其家為御史所

言遂詔中書樞密自今非聚廳無見賓客及議謚禮官
韓維曰執中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言遂至貴顯
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上相不能
總率羣司考正儀典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
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皆白而行之此
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踈薄自絀
庶妾賤人悍逸不制其治家無足言者宰相不能秉道
率禮正身齊家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

不黨也豈不陋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
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賢
士大夫無述焉不勤成名矣請謚曰榮靈後改謚恭襄
詔謚曰恭帝篆其墓碑曰褒忠之碑子世儒官至國子
博士妻李與孱婢殺世儒所生母世儒與謀皆棄市

劉沆字沖之吉州永新人祖景洪始楊行密得江西衙
將彭玕據州自稱太守屬景洪以兵欲脅衆附湖南景
洪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及徐溫建國以禮

聘之不起官其子煦為殿直都虞候父素不仕以財雄

里中喜賓客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

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

書堂即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

公來已而有娠迺生沆及長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自

稱退士不復出父力勉之天聖八年始擢進士第二為

大理評事通判舒州有大獄歷歲不決沆數日決之章

獻太后建資聖浮圖內侍張懷信挾詔命督役嚴峻州

將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罷懷信再遷太常丞直集賢院
出知衡州大姓尹氏欺鄰翁老子幼欲竊取其田乃偽
作賣券及鄰翁死遂奪而有之其子訴于州縣二十年
不得直沆至復訴之尹氏持積歲稅鈔為驗沆曰若田
千頃歲輸豈特此耶爾始為券時嘗如敕問鄰乎其入
固多在可訊也尹氏遂伏罪遷太常博士歷三司度支
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
銓奉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沆以酒沆霑醉拂袖起因罵

之坐是出知潭州又降知和州改右諫議大夫知江州
時湖南蠻徭數出寇至殺官吏以沆為龍圖閣直學士
知潭州兼安撫使許便宜從事沆大發兵至桂陽招降
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而蠻酋降者皆奏命以官又募
土兵分捕餘黨破桃油平能家源斬馘甚衆已而賊復
出殺裨將胡元坐降知鄂州徙京南遷給事中徙洪州
還知審刑院除知永興軍頃之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
封府數發隱伏祀明堂遷尚書工部侍郎踰年拜叅知

政事初沆在府有張彥方者客越國夫人曹氏家受富民金為偽告敕既敗繫獄沆抵彥方死辭不及曹氏曹氏張貴妃母也沆既用諫官御史皆謂沆於彥方獨不盡疑以此進爭論之帝不聽貴妃薨追冊皇后沆為監護使數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改園陵使御史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母湜言宰相不當為贈后典葬不報既葬賜后閣中金器數百兩力辭而請其子瑾試學士院遂帖職時中書可否多用例人或援

例以訟而法有不行沆進言三弊曰近臣保薦辟請動
踰數十皆浮薄權豪之流交相薦舉有司以之貿易而
遂使省府臺閣華資要職路分監司邊防寄任授非公
選多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常而或減選出官超
資換職堂除便家先次差遣之類此近臣保薦之弊一
也審官吏部銓三班當入川廣乃求近地當入近地又
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職檢討之類此近臣陳句
親屬之弊二也其叙錢穀管庫之勞捕賊昭雪之賞常

格雖存僥倖猶甚以法則輕以例則厚執政者不能持法多以例與之此叙勞干進之弊三也願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用例餘聽如舊事既施行而衆頗不悅尋如舊文彥博富弼復入為相彥博為昭文館大學士弼監修國史沆遷兵部侍郎位在弼下論者以為非故事由學士楊察之誤乃帖麻改沆監修國史弼為集賢殿大學士沆既疾言事官因言自慶厯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

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沆
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御史范師道
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
出御史時樞密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罷知陳州沆奏曰
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昇
等益論辨不已罷沆為觀文殿大學士工部尚書知應
天府遷刑部尚書徙陳州沆長於吏事性豪率少儀矩
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論者以

此少之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詞詆沆其
家不敢請謚帝為篆墓碑曰思賢之碑子瑾嘗為天章
閣待制坐法免後以功復職

馮拯字道濟父俊事漢相陰公劉贇贇死俊與從行千
餘人繫侍衛獄周太祖赦出之授檢校太子賓客戍安
遠軍馭馬鎮解不行因徙居河陽拯以書生謁趙普普
竒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舉進士補大理評事
通判峽州權知澤州徙坊州遷太常丞江南旱命馳傳

賑貸貧乏察官吏能否還奏稱旨權知石州擢右正言

歲餘代歸出使河北與轉運使樊知古計邊儲還判三

司戶部理欠憑由司為度支判官淳化中有上封請立

皇太子者拯與尹黃裳王世則洪湛伏閣請立許王元

僖太宗怒悉貶嶺外拯知端州既至上言請遣使括諸

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鹽法通商凡十餘事太宗欲召

還參知政事寇準素不悅拯乃徙知鼎州改通判廣州

郊祀畢覃恩拯與通判彭惟節皆遷尚書員外郎惟節

以太常博士為屯田員外而拯以左正言為虞部員外
拯書名舊在惟節上及奏事如故準切責之拯上書言
準阿意不平準坐此罷拯以母喪請內徙命知江州真
宗即位進比部員外郎御史中丞李惟清表為推直官
判三司度支勾院遷駕部咸平初坐試開封進士賦涉
譏訕下拯御史臺未幾釋之明年兼侍御史知雜事時
西北用兵王超傳潛將兵出定瀛間觀望玩寇拯極論
之不報超等果逗撓覆軍命拯按傳獄抵潛罪竄流之

擢祠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以審官及銓法未備建請凡蔭補京官試讀一經書家狀通習為中格始得仕同勾當三班院向敏中宣撫河北河東拯及陳堯叟為副宴餞長春殿明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欲修綏州謀諸輔臣拯與宰相向敏中等皆曰便宰相呂蒙正叅知政事王旦王欽若皆曰宜棄勿修帝遣洪湛馳驛往視還上七利二害卒修完之時上封者言三司多滯務州郡稟疑事吏民訴理冤獄依

違不決者輒數歲水旱或由於此詔拯選幹強吏同三
司使裁冗事督舉稽留遂與判度支勾院孫冕省帳牘
二十一萬五千本併廢冗官十五員遷尚書工部侍郎
簽書樞密院事賜手札訪邊事拯謂備邊之要不扼險
以制敵之衝未易勝也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鮑河為
陣其形勢可取勝矣前歲王顯違詔不趨要地契丹初
壓境王師未行而契丹騎已入鈔賴霖雨乃遁去比王
超奏敵已去而東路奏敵方來既聚軍中山以救望都

而兵困糧匱將臣陷歿幾盡超等僅以身免今防秋宜
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為大陣邢州置都
總管為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為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
兵從之景德中為參知政事再遷兵部侍郎攝事享太
廟有司供帳幔守奉人宿廟室前喧囂不肅拯以聞詔
專為廟享製帝幕什器藏宗正寺禁吏卒登廟階王濟
上編敕帝以其煩簡不一語輔臣曰顯德敕尤煩蓋世
宗嚴急出于一時之意臣下不敢言其失也王旦進曰

詔敕宜簡近亦傷於煩拯對曰開寶間除諸州通判敕
刑獄錢穀悉條列約束今則畧矣時契丹始盟拯言邊
方騷動武臣幸之以為利帝曰朝廷以信為守然戒備
不可廢也此外當靜治以安吾民爾爾其奉承之大中
祥符初嚴貢舉糊名法拯與王旦論選舉帝前拯請兼
攷策論不專以詩賦為進退帝曰可以觀才識者文論
也拯論事多合帝意如此封泰山為儀仗使禮成進尚
書左丞以疾在告數請罷帝以手詔諭旨又命宰相王

旦就第勸拯起視事從祀汾陰為儀仗使遷工部尚書
復以疾求罷拜刑部尚書知河南府聽以府事委官屬
七年除御史中丞又以疾解除戶部尚書知陳州真宗
嘗謂王旦曰拯固求閒郡何邪旦對曰馬知節嘗譏拯
好富貴所欲節度使爾拯恐為知節所量不敢請大藩
殆為此也再知河南府遷兵部尚書入判尚書都省以
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其
冬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進左僕射乾興元年進封魏國公遷司空兼侍
中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丁謂獨不預謂知得罪頗
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拯熟視惟演惟演
踉蹌及對承明殿太后怒甚語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
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
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怒少解謂既貶拯代謂為司徒
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又為山陵使
奉安真宗御容于西京尋在病告帝賜白金五千兩拯

叩頭稱謝五上表願罷相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

兼侍中判河南府即卧内賜告及旌纛遣内司賓撫問

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質太后賜以衾綈錦綺屏然拯

平居自奉侈靡顧禁中不知也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謚

文懿拯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

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詣中書既至又

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愧而

去錢惟演營入相拯以太后姻家力言之遂出惟演河

陽子行已伸已

行已字肅之以父任為右侍禁涇原路駐泊都監知憲
州因治狀增秩厯石保霸冀莫五州所至有能稱夏人
既納款疆候播言契丹治兵幽燕大為戰具議者欲解
西備北行已言遼夏為與國元昊入貢容懷詭計幽燕
治兵或為虛聲邊鄙之虞恐不在河朔也皇祐中知定
州韓琦薦為路鈐轄徙知代州管幹河東緣邊安撫事
夏人掠麟州蕃部且盜耕屈野河西田遇官軍連邏者

輒聚射詔行已計之行已言此姦民無忌憚非君長過

不宜以細故啓大釁但加戒戢足矣五臺山寺調廂兵

義勇繕葺為除和糴穀三萬行已謂不可損歲入之儲

以事不急之務進西上閣門使四遷客省使更高陽關

秦鳳定州大名府路馬步總管以衛州防禦使致仕預

洛陽耆英之集元祐中終金州觀察使年八十四

伸已字齊賢以蔭補右侍禁累遷西頭供奉官授閣門

祇候桂州兵馬都監轉運使俞獻可辟知廉州久之安

化蠻擾邊獻可又薦知宜州天聖中改桂宜融柳象沿
邊兵馬都監遂專溪峒事以禮賓使復知宜州代還道
改供備庫使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輒死伸
已日汲自供終更無恙旁城數里有金花木土俗言花
開即瘴起人不敢近伸已故以花盛時酣燕其下亦復
無害明道恭謝改東染院使領榮州刺史梓夔路兵馬
鈐轄遷洛苑使知桂州兼廣西鈐轄道江陵會安化蠻
犯邊官軍不利仁宗遣中人趣伸已討之伸已日夜疾

馳至宜州繕器甲募丁壯轉糧餉由三路以進伸已臨
軍單騎出陣語首豪曰朝廷撫汝甚厚汝乃自取滅亡
耶今我奉天子命來汝聽吾言則生不則無噍類矣衆
仰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再見馮公也明日蠻渠棄兵械
率衆降軍門初部卒以覆將畏匿伸已曰紀律不明主
將也戰士何罪請於朝貸其死以勞遷西上閤門使知
宜州樂善蠻寇武陽伸已遣諭禍福蠻大悅悉還所掠
又莫世堪負險強黠抄劫邊戶為疆場患伸已設伏擒

捕皆寘于法遷果州團練使在宜二年徙桂州改右武
衛大將軍守本官分司西京卒始安化蠻叛區希範應
募擊賊賊平希範詣闕而言其功朝廷下宜州伸已謂
希範無功妄要賞遂編管全州其後希範遁歸謀為亂
欲殺伸已嶺外騷然議者皆罪伸已焉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晉史官緯之從曾孫也天
禧初真宗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同進士
出身主晉陵簿賜對便殿除國子監說書孫奭判監獨

稱昌朝講說有師法他日書路隨韋處厚傳示昌朝曰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為潁州郡王院伴讀再遷殿中丞歷知宜興東明縣爽侍讀禁中以老辭薦昌朝自代詔試中書尋復國子監說書上言禮母之諱不出於宮今章獻太后易月制除猶諱父名非尊宗廟也詔從之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昌朝請記錄以進賜名邇英延義記注加直集賢院太平興國寺災是夕大雨震雷朝廷議修復昌朝上言

易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近年寺觀屢災
此殆天示警告可勿繕治以示畏天愛人之意西域僧
獻佛骨銅像昌朝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中外悉行
其言天章閣置侍講亦首命昌朝累遷尚書禮部郎中
史館修撰劉平為元昊所執邊吏誣平降賊議收其家
昌朝曰漢族殺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
繼忠家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其族雖平在亦
不得還矣乃得不收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兼侍

講初銓法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昌朝曰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令請舉令而與之奉如大縣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議者欲以金縉陷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窮矣力止之乃上言曰太祖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收其威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稟成算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近歲恩倖子

弟飾厨傳釣名譽多非勲勞坐取武爵折衝攻守彼何自而知哉然邊鄙無事尚得自容自西羌之叛士不練習將不得人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况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今楊崇勲李昭亮尚任邊鄙望速選士代之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此揀弊之一端也又上備邊六事其一曰馭將帥自古帝王

以恩威馭將帥賞罰馭士卒用命則軍政行而戰功集
太祖脫裘帽賜王全斌曰今日居此幄尚寒不可禦况
伐蜀將士乎此馭之以恩也曹彬李漢瓊討江南太祖
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以劔曰副將以下不用命
者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栗而退此馭之以威也太祖雖
削武臣之權然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皆聽其專有功
則賞有敗則誅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
姻舊不委今陝西四路總管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

悉叅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效得一切便宜從事偏裨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此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類土兵遺法也河北鄉兵其廢已久陝西土兵數為賊破存者無幾臣以謂河北河東強壯已召近臣詳定法制每鄉為軍其材能絕類者籍其姓名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貧召募錢物利月入糧奉多

就黥涅為營兵宜優復田疇使刀耕死戰世為邊用可
以減屯戍省供饋矣內地州縣增置弓手如鄉軍之法
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朝令諸軍毋得食肉衣
帛營舍有粥酒肴則逐去士卒有服繒綵者笞責之異
時被鎧甲冒霜露戰勝攻取皆此曹也今營卒驕惰臨
敵無勇舊例三年轉負謂之落權正授雖未能易此制
即不必一例使為總管鈐轄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
之況今之兵仗製造殊不適用宜按八陣五兵之法以

時教習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却相附上下相

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為用乎其四

曰制遠人今四夷蕩然與中國通在北則臣契丹其西

則臣元昊二國合從有犄角中國之勢借使以歲幣羈

縻之臣恐不可勝算古之備邊西有金城上郡北則雲

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綿亘數千里無山河之阻獨特州

縣鎮戍爾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一穀不熟或至狼

狽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元昊據河

南列郡而行賞罰此中國患也宜度西方諸國如沙州
唃廝明珠滅臧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之屬
舊通中國募人往使誘之使歸我則勢分而釁生體解
而瓦裂矣其五曰綏蕃部屬戶者邊陲之屏翰也延有
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疆敵
迫之塞上諸州藐焉孤壘蕃部既壞土兵亦衰破敵之
日未可期也臣請陝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部
之名擇其族大有勞者為首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

為吾藩籬之固也其六曰謹覘候古者守封疆出師旅
居則有行人之覘國戰則有前茅之慮無其謹如此太
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
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山西武守琪戍晉
陽李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
業鎮靈武筦權之利悉輸之軍中聽其貿易而免其征
稅邊臣富於財得以為間謀羗夷情狀無不預知二十
年間無外顧之憂今日西鄙任邊事者敵之情狀與山

川道路險易之勢絕不通曉使蹈不測之淵入萬死之
地肝腦塗地狼狽相藉何以破敵制勝耶願監藝祖任
將帥之制邊城財用悉以委之募敢勇之士為爪牙臨
陣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為覘候而望敵知來無陷
兵之耻書奏多施行之昌朝請度經費罷不急詔與三
司合議歲所省緡錢百萬又言朝臣七十筋力衰者宜
依典故致仕有功狀可留者勿拘因疏耄昏不任事者
八人令致仕慶曆三年拜參知政事上言用兵以來天

下民力頗困請詔諸路轉運使毋得承例折變科率須
科折者悉聽奏裁雖奉旨及三司文移於民不便者亦
以上聞以工部侍郎充樞密使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仍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
士監修國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
帥被執歸者多不死元孫由是得免詔有司議升祔奉
慈廟三后有司論不一昌朝曰章獻母儀天下章懿誕
育聖躬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章惠於陛下有

慈保之恩當別享奉慈廟如故乃奉二后神主升祔真宗廟密詔遷中外官一等優賜諸軍昌朝與同列力疏乃止又詔遷二府官益固辭元昊既歿附請宰相罷兼樞密使六年日食帝謂昌朝等曰謫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因頓首謝明年春旱帝避正寢減膳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

上表乞罷參知政事吳育數與昌朝爭議上前論者多
不直昌朝有向綬者知永靜軍疑通判譖已誣以事迫
令自殺高若訥知審刑院附昌朝議欲從輕坐吳育力
爭綬卒減死一等未幾若訥為御史中丞言大臣廷爭
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育而除昌朝武勝軍節度使檢
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
河北安撫使帝賜銀飾肩輿尋以討貝州賊有功移山
南東道節度使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不當賞弗從契

丹聚亡卒勇仇者號投來南軍邊法卒亡自歸者死昌朝除其法歸者輒遷補於是來者稍衆因庶知契丹事契丹遂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契丹故稍侵邊界昌朝為立法質地而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歲餘地悉復三司使葉清臣移用河北庫錢昌朝格詔不與清臣論列不已遂出清臣河陽徙昌朝判鄭州過闕入覲留為祥源觀使拜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歲中求外復

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
固辭僕射侍中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中謝自昌朝
始也母喪去位服除判許州召對邇英閣帝問乾卦昌
朝上奏曰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悔者凶災之萌爻在
亢極必有凶災不言凶而言悔者以悔有可凶可吉之
義修德則免悔而獲吉矣用九見羣龍無首吉聖人用
剛健之德乃可決萬幾天下久盛柔不可以濟然亢而
過剛又不能久獨聖人外以剛健決事內以謙恭應物

不敢自矜為天下首乃吉也手詔優答又言漢唐都雍
置三輔內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
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皆隸
開封府以四十二縣為京畿帝納之將行命講讀官餞
于資善堂復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時河決商胡昌
朝請復故道不從語在河渠志六塔功敗賓棣德博民
多水死昌朝振捄之甚力內侍劉恢往視還言河決趙
征村與帝名嫌為不祥時皆謂昌朝使之以搖當國者

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尋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三年宰相文彥博請罷諫官御史恐昌朝代彥博乃相與言昌朝建大第別牋客位以待宦官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遂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侍中兼充景靈宮使出判許州又以保平軍節度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府兼安撫使英宗即位徙鳳翔節度使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以侍中守許州力辭弗許明年以疾留京師

廼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八
謚曰文元御書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所著羣經音辨
通紀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二卷昌朝在侍從多得名
譽及執政乃不為正人所與而數有攻其結宦官宮人
者初昌朝侍講時同王宗道編修資善堂書籍其實教
授內侍諫官吳育奏罷之及張方平留唐詢而詢譖育
世以為昌朝指也然言者謂昌朝釋宦官矯制後驗問
無事實云子章館閣校勘蚤世清朝請大夫弟昌衡

昌衡字子平舉進士為梓州路轉運判官賈人請富順井鹽吏視賄多寡為先後昌衡一隨月日給之瀘州邊夷蠻故時守以武吏昌衡請由東銓調選蠻驅馬來市官第其良篤為二等上者送秦州下者輒輕估直而抑買昌衡請嚴禁之徙提點淮南刑獄廣東轉運使徙兩浙路熙寧更法度核吏治昌衡數以利害聞神宗獎其論奏忠益召為戶部副使提舉市易司課羨增秩右諫議大夫加集賢殿修撰知河南府歷陳鄆應天府鄧州

以正議大夫致仕卒從子炎

炎字長卿以昌朝蔭更歷倉庫積遷至工部侍郎政和中以顯謨閣待制知應天府徙鄆州永興初陝西行鐵錢久幣益輕蔡京設法盡歛之更鑄夾錫錢幣稍重京去相轉運使李譔陳敦復見所歛已多遽請罷鑄鐵錢既復行其輕如初自關以西皆罷市民不聊生炎獨一切弛禁聽從其便其後宣徽使童貫又以兩者重輕相形遂盡廢夾錫不得用民益以為苦炎徙知延安因表

言錢法屢變人心愈惑今人以為利者臣見其害以為是者臣見其非中產之家不過畜夾錫錢一二萬既棄不用則惟有守錢而死耳邊氓生理蕭條官又一再變法廊延去敵迫近民殊不安民不安則邊不可守願得內郡以養母乃命為潁州未行復留又與貫制疆事不合貫沮之改河陽又改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留為工部侍郎貫簽書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侍從邀炎俱往賀炎曰故事無簽書兩房者彼非執政何賀為會以

疾卒年五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昌朝伯祖父琰

琰字季華晉中書舍人給事中偉之子也以蔭授臨淄
雍丘主簿歷通判澧州太宗尹京奏以為開封府推官
加左贊善大夫及即位超拜左正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未幾擢三司副使太平興國二年卒琰風神峻整有吏
幹佐太宗居幕府凡五年勤於所職昆弟五人琰最幼
及琰歷官而諸兄相繼死琰拊循孤幼聚族凡百口分
給衣食庭無間言士大夫以此稱之琰子湜汾湜至軍

器庫使交趾黎桓之篡丁璿也朝廷以孫全興將兵討
焉湜與王僎同掌軍事黎桓偽降全興信之軍遂北湜
僎並坐失律誅汾至殿中丞湜子昌符賜同學究出身
汾子昌齡第進士為屯田員外郎

梁適字仲賢東平人翰林學士顥之子也少孤嘗輯父
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祕書省正
字為開封工曹知崑山縣徙梧州奏罷南漢時民間折
稅更舉進士知淮陽軍又奏減京東預買紬百三十萬

論景祐赦書不當錄朱梁後仁宗記其名尋召為審刑
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依鬼神以詛殺人獄具以無
傷讞適駁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可拒乎是甚於刃
也卒論死有鳥似鶴集端門稍下及庭中大臣或倡以
為瑞適曰此野鳥入宮庭耳何瑞之云嘗與同院燕肅
奏何次公案帝顧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肅不能對適
進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帝悅因詢適家世益器之
他日宰相擬適提點刑獄帝曰姑留之俟諫官有闕可

用也遂拜右正言林瑀由中旨侍講天章閣適疏其過
又言夏守贇為將無功不宜復典宥密會婦黨任中師
執政以嫌改直史館修起居注奉使陝西與范仲淹條
邊機十餘事進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歲餘出知兗州
萊蕪治鐵為民病當役者率破產以償適募人為之自
是民不憂冶戶而鐵歲溢再遷樞密直學士知延州告
歸治葬過京師得入見自言前為朋黨擠遂留為翰林
學士御史交劾之以侍讀學士知澶州徙秦州入知審

刑院擢樞密副使張堯佐一日除四使言者爭之力帝

頗怒適曰臺諫論事職耳堯佐思實過恐非所以全之

遂奪二使儂智高入寇移嫚書求邕桂節度帝將受其

降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賊平帝

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遷參知政事契丹欲

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為宋受之於天不可改也

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大璫王守忠求為節度使

適持不可張貴妃治喪皇儀殿又以為不可將以適為
園林使適言國朝以來無此制由是寢與陳執中不合
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力而多挾智數不為清議所許
御史馬遵吳中復極論其貪黷怙權罷知鄭州京師茶
賈負公錢四十萬緡鹽鐵判官李虞卿案之急賈懼與
吏為市內交於適子弟適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及罷
帝即還虞卿三司復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古渭初
建若間為屬羌所鈔益兵拒守羌復驚疑適具牛酒召

諭其種人且罷所益兵羌不爲患徙永興軍夏人盜耕
屈野河西田累年朝廷欲正封以適爲定國軍節度使
知并州至則悉復侵地六百里還知河陽領忠武昭德
二鎮檢校太師復爲觀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
進太傅熙寧三年卒年七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莊肅
孫子美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新復後法子美先諸
路成役書就遷提點刑獄建中靖國初除尚書郎中中
書舍人鄒浩封還之改京西轉運副使諫議大夫陳次

升又言子美緣章惇姻家連使湖外承迎其旨意一時
逐臣在封部者多被其虐不宜使在近畿及徙成都路
累遷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
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崇寧間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
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
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於此子美用是致位
光顯宣和四年以疾罷為開府儀同三司提舉嵩山崇
福宮卒贈少保子美為郡縱侈殘虐然有幹才所至辦

治云

論曰此五人者皆以文吏為宰相執中建儲一言適契
上意不然何超遷之驟也然與劉沆皆寡學少文希世
用事馮拯議論多迎合主意昌朝明經術而尚阿私梁
適曉法令而挾智術斯君子所不與也若執中不受私
謂沆臨事強果拯從容一言免謂於誅死此又足稱者
焉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考證

馮拯傳拯以書生謁趙普普竒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

不下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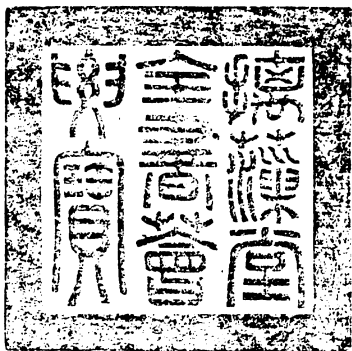
臣蒲封

按續資治通鑑補拯父為趙普勾

當家事一日普下簾獨坐拯方十餘歲彈雀簾下普
熟視之召坐與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普曰吾視汝
子異日當至吾位據此與本傳不同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考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浦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八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十四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八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五

魯宗道

薛奎

王

曙

子益柔

蔡齊 從子延慶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少孤鞠于外家諸舅皆武人頗易宗道宗道益自奮勵讀書袖所著文謁戚綸綸器

重之舉進士為濠州定遠尉再調海鹽令縣東南舊有
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湮塞宗道發鄉丁疏治之人號
魯公浦改歙州軍事判官再遷祕書丞陳堯叟辟通判
河陽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考所言為殿最
首擢宗道與劉煜為右正言諫章由閣門始得進而不
賜對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為故事嘗言守
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材低下
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

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真宗納之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耻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尋除戶部員外郎兼右諭德踰年遷左諭

德直龍圖閣仁宗即位遷戶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判吏部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為奸狀多釐正之悉揭科條庶下人便之雷允恭擅易山陵詔與呂夷簡等按視還拜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眾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

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統袴子弟得以恩澤處邪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叅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再遷尚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疾劇帝臨問賜白金三千兩既卒皇太后臨奠之贈兵部尚書宗道為人剛正疾惡少容遇事敢言不為小謹為諭德時

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爲肅簡議者以爲肅不若剛爲得其實云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嘗以平晉策干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曰是子必至公輔奎舉進士為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嚴而處嚴下進士及第為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浣衣邏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殺人者徙儀州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漬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之

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
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改大理寺丞
知莆田縣請蠲南閩時稅鹹魚蒲草錢遷殿中丞知長
水縣徙知永州州有錢監歲調兵三百人采鐵而歲入
不償費奎奏聽民自采而所輸輒倍之遷太常博士向
敏中薦為殿中侍御史出為陝西轉運使趙德明言延
州蕃落侵其地黑林平下詔按驗奎閱郡籍德明嘗假
道黑林平移文錄示之德明遂伏未幾坐失舉免數月

起通判陝州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副使遷江
淮制置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進吏部員外
郎父喪奪哀擢三司戶部副使與使李仕衡爭論事改
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知延州趙元昊每遣使至京師請
奉予吏因市禁物隱關算為姦利奎庶得狀請留蜀道
縑帛於關中轉致給之遷吏部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
封府為政嚴敏擊斷無所貸帝益加重使契丹還遷右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

色凡十數事章獻太后稱制契丹使蕭從順請見太后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而契丹使來乃不得見奎時館伴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羣臣亦未嘗見也從順乃已或讒云奎漏禁中語改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為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算歲中積粟三百萬征算餘三十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得芻粟十餘萬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秦民與夷落數千人列奎治狀請留璽書褒諭不許成

都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母子遂如初嘗夜燕有戍卒殺人人皆奔走奎密遣捕殺之坐客莫有知者臨事持重明決多此類也召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遂參知政事帝諭曰先帝嘗以為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俄遷給事中帝嘗謂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對帝然之遷尚書禮部侍郎太后謁太廟欲被服

天子袞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力陳其不可終不見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歛因上言請逐內侍羅崇勳等時二府大臣多罷去奎得喘疾數辭位罷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帝手書禁方賜之小間入見疾尋作卒贈兵部尚書謚簡肅奎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即位之

初勵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叅政事謀議無所避能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無子以從子為嗣

王曙字晦叔隋東臯子績之後世居河汾後為河南人中進士第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定海縣還為羣牧判官考集古今馬政為羣牧故事六卷上之遷太常丞判

三司憑由理欠司坐舉進士失實降監廬州茶稅再遷
尚書工部員外郎龍圖閣待制以右諫議大夫為河北
轉運使坐部吏受賕降知壽州徙淮南轉運使勾當三
班院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繩盜以峻法
多致之死有卒夜告其軍將亂立辨其偽斬之蜀人比
之張詠號前張後王入為給事中仁宗為皇太子與李
迪同選兼賓客復坐貢舉失實黜官復為給事中兼羣
牧使其妻寇準女也準罷相且貶曙亦降知汝州準再

貶曙亦貶郢州團練副使起為光祿卿知襄州又徙汝州復給事中知潞州州有殺人者獄已具曙獨疑之既而提點刑獄杜衍至事果辨曙為作辨獄記以戒官吏徙河南府永興軍召為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理檢置使自此始玉清昭應宮災繫守衛者御史獄曙恐朝廷議修復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

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
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
太后感悟遂減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修諭天下
又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以尚書工部侍郎參
知政事以疾請罷改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陝州徙
河陽再知河南府遷吏部召為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逾月首發疽卒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曙方嚴
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抑損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

如也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為官屬修等頗
游宴曙後至嘗厲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
寇萊公晚年之禍邪修起對曰以脩聞之萊公正坐老
而不知止爾曙默然終不怒及為樞密使首薦脩等置
之館閣有集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三卷
莊子旨歸三篇列子旨歸一篇戴斗奉使錄二卷集兩
漢詔議四十卷子益恭益柔益恭字達夫以蔭為衛尉
寺丞性恬淡慕唐王龜之為人數解官就養曙參知政

事治第西京益恭勸曙引年謝事曙不果去終父喪遂以尚書司門員外郎致仕間與浮圖隱者出游洛陽名園山水無不至也以子登朝累遷司農少卿卒

益柔字勝之為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用蔭至殿中丞元昊叛上備邊選將之策杜衍丁度宣撫河東益柔寓書言河外兵饑無法非易帥臣轉運使不可因條其可任者衍度使還以學術政事薦知介丘縣慶厯更用執政異意者指為朋黨仁宗下詔戒敕益柔上書論辨

言尤切直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自涇原貶慶州益
柔訟之曰水洛一障耳不足以拒賊滬裨將洙為將軍
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為過顧不敢專執之以聽
命是洙不伸將軍之職而上尊朝廷未見其有罪也不
聽范仲淹未識面以館閣薦之除集賢校理預蘇舜欽
秦邸會醉作傲歌時諸人欲遂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
殊不可否參政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攻
排不遺力至列狀言益柔罪當誅韓琦為帝言益柔狂

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
限一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
矣帝感悟但黜監復州酒久之為開封府推官鹽鐵判
官凡中旨所需不應法式有司迎合以求進者悉論之
不置出為兩浙京東西轉運使上言今考課法區別長
吏能否必明有顯狀顯狀必取其更置興作大利夫小
政小善積而不已然後能成其大取其大而遺其細將
競利圖功恐事之不舉者日多而虛名無實之風日起

願參以唐四善兼取行實列為三等不行熙寧元年入
判度支審院詔百官轉對益柔言人君之難莫大於辨
邪正邪正之辨莫大於置相相之忠邪百官之賢否也
若唐高宗之李義府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憲宗
之皇甫鏗帝王之鑑也高宗德宗之昏蒙固無足論明
皇憲宗之聰明乃蔽於二人如此以二人之庸猶足以
致禍况誦六藝挾才智以文致其姦說者哉意蓋指王
安石也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人當改京官滿十人乃

引見由是士多困滯且遇舉者有故輒不用益柔請才
二人卽引見衆論翕然稱之直舍人院知制誥魚直學
士院董德遇明堂恩中書熟狀加光祿大夫而舊階已
特進益柔以聞帝謂中書曰非翰林幾何不為羗夷所
笑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魚直遷龍圖閣直學
士祕書監知蔡揚亳州江寧應天府卒年七十二益柔
少力學通羣書為文日數千言尹洙見之曰瞻而不流
制而不窘語淳而厲氣壯而長未可量也時方以詩賦

取士益柔去不為范仲淹薦試館職以其不善詞賦乞
試以策論特聽之司馬光嘗語人曰自吾為資治通鑑
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
惟王勝之耳其好學類此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也曾祖綰為萊州膠水令因
家焉齊少孤依外家劉氏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
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驪
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驪自齊始也除將作監丞通判兗

州徙維州以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仁宗初為司諫
修起居注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
演守河陽請曲賜鎮兵錢章獻太后將許之齊曰上新
即位惟演外戚請偏賞以示私恩不可許遂劾奏惟演
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入為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太后
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命齊為文記
之崇勳陰使人誘齊曰趣為記當得參知政事矣齊久
之不上崇勳讒之罷為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參知政

事魯宗道固爭留之不能得以親老改密州徙應天府
召為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太后崩遺詔以楊太妃為
皇太后同裁判軍國事閣門趣百官賀齊使臺吏毋追
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政
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復為龍圖閣學
士權三司使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
者捕得繫獄連逮甚衆帝怒使齊按問之齊曰此小人
無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帝悟遽釋之拜樞密副使

交趾虐其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謂不可
內齊曰蠻人去暴而歸有德卻之不祥請給荆湖間田
使自營若縱去當不復還舊部必聚而為盜賊矣不從
後數年蠻果為亂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太
后姻家未更赦復官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入奏事
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
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
之乃抵齊雄罪錢惟演附丁謂樞密題名輒削去寇準

姓氏云遂準不書齊言於仁宗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

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仁宗遽令磨去郭皇后

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為后齊極論之拜禮部侍郎叅知

政事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境上輔臣欲調兵備邊

與齊迭議帝前齊書三策料契丹必不叛盟王曾與齊

善曾與夷簡不相能曾罷相齊亦以戶部侍郎歸班尋

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潁人見

其故吏朱寀會喪猶號泣思之齊方重有風采性謙退

不妄言有善未嘗自伐丁謂秉政欲齊附已齊終不往
少與徐人劉顏善顏罪廢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
顏卒又以女妻其子庠所薦龐籍楊偕劉隨段少連後
率為名臣始齊無子以從子延慶為後既歿有遺腹子
曰延嗣

延慶字仲遠中進士第通判明州歷福建路轉運判官
提點京東陝西刑獄神宗初以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
官有衛士告黃衣老卒筒火入直延慶察卒色辭疑焉

詢之果為所誣即反坐告者事聞帝重之加直史館知
河中府明年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判流內銓拜天章
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以應辦熙河軍須功進龍
圖閣直學士王韶進師河州羌斷其歸路延慶曰兵事
非吾所宜預然主帥在難不急援之恐敗國事遂檄兵
赴救羌解去韶得全師還轉運判官蔡曠劾其擅興朝
廷問知狀曠他道韶入朝廷慶攝熙帥元夕張燈羌
乘隙伏兵北關下遣其種二十九人偽請來屬將舉火

內應延慶覘知悉斬以徇伏者宵潰蕃官詐稱木征欲
降邀大將景思立來迎延慶命母輒出即違節制雖有
功亦誅思立不從卒敗死徙知成都府兼兵馬都鈐轄
本道舊不置都鈐轄至是特命之茂州羈縻州蠻族九
自推一人為將統其眾將常在州聽要東州居羣蠻中
無城塹惟樹鹿角為固蠻屢夜入剽人畜徼貨來贖民
患苦詣郡守李琪請築城琪上于朝詔延慶度其利便
延慶下其事琪已去後守范百常以為利築之蠻酋訴

謂侵其土地乞罷築不許蠻數百奄至拒郤之明日又大至盡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百常扞禦殺二蠻酋乃退然遊騎猶遠四山南北路皆為所據城中不敢出百常募人閒道告急於成都延慶命與之和奏乞遣近上內臣共經蠻事詔押班王中正往中正受旨凡軍事皆令與都鈐轄議將行言茂去成都遠一一與議慮失事機請得專決於是事無巨細皆自處延慶不復預監司附中正奏延慶區理失宜致生邊患徙知渭

州仍降為天章閣待制夏人禹臧苑麻疑邊境有謀使人入塞賣馬吏執以告延慶曰彼疑故來覘執之是成其疑約馬直授之使去疆吏入敵境攘羊馬得而戮諸境上且告之曰兩境不相侵則相保以安故戮以戒若有之亦當爾也夏人悅服嘗得安南行軍法讀之傲其制部分正兵弓箭手人馬團為九將合百隊分左右前後四部隊有駐戰拓戰之別步騎器械每將皆同以蕃兵人馬為別隊各隨所近分隸焉諸將之數不及正兵

之半乃所以制之處老弱於城砦較其遠近而為區別使蕃漢無得相雜以防其變具為書上之時廊延呂惠卿亦分畫兵延慶條其不便神宗善其議召知開封府拜翰林學士以言者罷知滁州歷瀛洪州復龍圖閣待制帥高陽閱歲復直學士移定武元祐中入為工部吏部侍郎卒年六十二賜錢三十萬官庀其葬延慶有學問平居簡嘿遇事能別白是非所至有惠政既為伯父齊後齊晚得子乃歸其宗籍家所有付之無一毫自予

萊人義焉

論曰章獻太后稱制時羣臣多希合用事魯宗道薛奎
蔡齊參預其間正色孤立無所回撓宗道能沮劉氏七
廟之議奎正母后衣冕為非禮齊從容一言絕太后相
踵稱制之患真所謂以道事君者歟曙辨奸斷獄為時
良吏在位又多薦拔名臣若請羣臣立家廟以復古禮
皆知為政之本焉

宋史卷二百八十六